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九

狄仁傑 族曾孫兼謨　王方慶　姚璹 弟班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州長史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黄

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為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别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仁傑孝友絶人在并州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絶域仁傑謂曰太夫人

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豈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仁傑儀鳳中為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寃訴者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栢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左右矚仁傑令出仁傑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然居桀紂時則

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弃市魏文將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

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居數日授仁傑侍御史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宫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埏之左右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宫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慴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

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弃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
来之誡本立竟得罪繇是朝廷肅然尋加朝散大夫累
遷度支郎中高宗將幸汾陽宫以仁傑為知頓使并州
長史李沖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
之災乃發數萬人别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
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
聞之歎曰真大丈夫也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
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廵察隴右所至多所按

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館
邑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
為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為冬官侍郎充江南
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
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轉文昌右丞出為豫州刺
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籍沒者
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哀其詿誤緩其獄密表
奏曰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

恤之旨表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咸非本心伏望哀其
詿誤特勅原之配流豐州豫因次於寧州父老迎而勞
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
行豫因至流所復相與立碑頌狄君之德初越王之亂
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
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
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辭仁傑曰明公
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

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縋墜四面成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寃聲騰沸上徹于天如得尚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入為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轉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

幸也臣不知譖者並為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未幾為來俊臣誣構下獄時一問即承者例得減死來
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
唯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寛之判官
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必得減死德壽意欲求少階級
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何牽之德壽曰尚書
為春官時執柔任其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
土遣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

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寃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變則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謂曰承反何也對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鞭笞矣何為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貶

彭澤令武承嗣屢奏請誅之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
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萬歲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
河北震動徵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懼賊
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畝謂
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来吾自當之必不關百
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
俄轉幽州都督神功元年入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加銀青光禄大夫兼納言仁傑以百姓西戍疏

勒等四鎮極為凋弊乃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隅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邉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

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

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

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
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
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
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
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
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郡宣帝用魏相
之策而弃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
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

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經邉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隂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邉州之備實矣况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

有内憂盖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弃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為念但當勑邉兵謹守備蓄鋭以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邉城警守遠備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為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

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尋檢校納言兼右肅
政臺御史大夫聖曆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為
河北道元帥以便宜從事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萬餘人
從五迴道而去仁傑摠兵十萬追之不及便制仁傑河
北道安撫大使時河朔人庶多為突厥逼脅賊退後懼
誅又多逃匿仁傑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
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授偽官或為
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

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内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心媿修築池城繕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廹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淵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

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禾黍此
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歎息
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
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縁兹聚結臣以𨗳塵𡙡起不足
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
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
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
問自然人神道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無侵擾制從

之軍還授内史聖歷三年則天幸三陽宫王公百寮咸經侍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並契丹李盡忠之别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来降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為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効節又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楷固

等凱旋則天名仁傑預宴因舉觴親勸歸賞於仁傑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終須地出不

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刼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

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

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寛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弃本今不樹稼来歳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則天乃罷其役是歳九月病卒則天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常以舉賢為意其所引拔桓彦範敬暉竇懐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初則天甞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

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名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召為

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盖仁傑之推薦也仁傑嘗為魏州刺史人吏為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叅軍頗貪暴為人所惡乃毁仁傑之祠長子光嗣聖歴初為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蒞事稱職則天喜而言曰祁奚内舉果得其人開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坐贓貶歙州别駕卒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

無不以子母恩情為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
為儲貳初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
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
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
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
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
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為梁公別傳備載其辭中宗返
正追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仁傑族曾孫兼謨兼謨

登進士第祖郊父邁仕官皆微兼謨元和末鮮褐襄陽推官試校書郎言行剛正使府知名憲宗召為左拾遺累上書言事歷尚書郎長慶太和中歷鄭州刺史以治行稱入為給事中開成初度支左藏庫妄破漬污縑帛等贓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封還勑書文宗召而諭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典史亦宜在宥然事或不可卿勿以封勑為艱還御史中丞謝日文宗顧謂之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

則天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忌顧望為心職業由茲不舉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為常常之心哉兼謨謝曰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彈奏會江西觀察使吳士矩違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兼謨奏曰觀察使守陛下土地宣陛下詔條臨戎賞軍州有定數而士矩與奪由己盈縮自專不唯貽弊一方必致諸軍援例請下法司正行朝典士矩坐貶蔡州别駕兼謨尋轉兵部侍郎明年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使會

昌中累歷方鎮卒
王方慶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曾孫也
其先自琅邪南度居於丹陽為江左冠族褒北徙入關
始家咸陽焉祖鼒隋衛尉丞伯父弘讓有美名貞觀中
為中書舍人父弘直為漢王元昌友王畋獵無度乃上書
切諫其略曰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之業也
大王功無任城戰剋之効行無河間樂善之譽爵高五
等邑富千室當思荅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為

討者在乎修德冠屨詩禮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跡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何列騎齊驅交横壟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憂逞一情之樂從禽不息寔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漸見疎斥轉荆王友龍朔中卒方慶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叅軍嘗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為太子舍人方慶隨之卒業永淳中累遷太僕少卿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船以珍物與中國

交市巂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貨崑崙懐刄殺之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又管内諸州首領舊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寃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叅餉未嘗鞫問方慶乃集止府寮絶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之由是境内清肅當時議者以為有唐以来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有制褒之曰朕以卿歴職著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令賜卿雜綵六十叚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禄大夫封石

泉縣男萬歳登封元年轉并州長史封琅邪縣男未行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神功元年七月清邉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凱還欲以是月詣闕獻俘内史王及善以為將軍入城例有軍樂既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請備而不奏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時持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秖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

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則天從之則天嘗幸萬安山玉泉寺以山逕危懸欲御腰輿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帝嘗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祿勲張猛奏曰乗船危就橋安元帝乃從橋即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路曲狹上瞻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人父母奈何踐此畏塗伏望停輿駐蹕則天納其言而止是歲改封石泉子時有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

士辟閭仁諝奏議其畧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臣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忝求既無其禮不可習非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方慶又奏議其畧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

曰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事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廵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唯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舊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

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秖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葢為歴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縁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則天又令春官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諝所奏議以定得失時成均博士吴揚善太學博士郭山惲等奏按周禮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秦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望依方慶議有制從之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

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見今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叙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為榮方慶又舉令杖朞喪大功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

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旣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
更禁斷從之方慶漸以老疾乞從閑逸乃授麟臺監修
國史及中宗立為東宫方慶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聖歴
二年壹日則天欲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方慶
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
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才
力盖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
兵兵者甲冑干戈之揔名兵金性尅木春盛德在木而

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令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

手制答曰比爲久屬太平多歷年載人皆廢戰並悉學
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令教習卿以春行冬令則水潦爲
敗舉金傷木則使害發生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此
請乃月令虛行佇啓直言用依來表是歲正授太子左
庶子封石泉公餘並如故俸料同職事三品兼侍皇太
子讀書方慶又上言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
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
敢指斥所以不言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

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尚猶如此宫臣歸則不疑今東宫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為太子時改弘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即成例足為軌模伏望天恩因循舊式付司改換制從之長安二年五月卒贈兖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即位以宫寮之舊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

之每所酬荅咸有典據故時人編次名曰雜禮荅問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亦散亡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少子晙工書知名尤善琴碁而性多嚴整官至殿中侍御史

姚璹字令璋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少孤撫弟妹以友愛稱博涉經史有才辯永徽中明經擢第累補太子宫門郎與司議郎孟利貞等奉令撰瑶山玉彩書書成遷

秘書郎調露中累遷至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則天臨朝遷夏官侍郎坐從父弟敬節同徐敬業之亂貶桂州都督府長史時則天雅好符瑞璹至嶺南訪諸山川草樹其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為上應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悅召拜天官侍郎善於選補時人稱之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

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録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是歳九月坐事轉司賓少卿罷知政事延載初擢拜納言有司以璹從父弟犯法奏言不合更為侍臣璹上言昔王敦稱兵犯順王導仍典樞機嵇康戮於晉朝嵇紹忠於晉室竊惟前古尚不為疑今奉聖恩豈由臣下必以體例有乖伏請甘從屏退則天曰此乃我意卿復何言但當盡忠無聽浮説時武三思率蕃夷酋長請造天樞於端門

外刻字紀功以頌周德璹為督作使證聖初璹加秋官尚書同平章事是歲明堂災則天欲責躬避正殿璹奏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臣又見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覩此無常之相便成正覺之因故知聖人之道隨緣示化方便之利愽濟良多可使由之義存於此況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若避正殿於禮未為得也左拾遺劉承慶廷奏云明堂

宗祀之所今既被焚陛下宜輟朝思過璹又持前議以爭則天乃依璹奏先令璹監造天樞至是以功當賜爵一等璹表請迴贈父一官乃追贈其父豫州司户參軍處平爲愽州刺史天后將封嵩岳命璹揔知撰儀注并充封禪副使及重造明堂又令璹充使督作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時有大食國使請獻獅子璹上疏諫曰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爲勞費陛下以百姓爲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揔

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翾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乎疏奏遽停來使又九鼎初成制令黄金千兩塗之璹進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為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為炫燿則天又從之尋屬契丹犯塞命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璹為副使以備之及還坐事神功初左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暴璹屢

有發摘姦無所容則天嘉之降璽書勞之曰夫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爲貴物既有此人亦宜然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歲寒無改終始不渝廼眷蜀中吐俗殷雜久缺良守弊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厝足是用命卿出鎮寄兹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姦無所容前後糺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朞月康此黎元言念德

聲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豫州為法則天又嘗謂侍臣曰凡為長官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寮吏者甚難至於姚璹可謂兼之矣時新都丞朱待辟坐贓至死逮捕繫獄待辟素善沙門理中陰結諸不逞因待辟以殺璹為名擬據巴蜀為亂有密表告之者制令璹按其獄璹深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誅死者僅以千數則天又令洛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加詳覆亦無所發明逮繫獄數百人不勝酷毒遞相附會以就反

狀因此籍沒者復五十餘家其餘稱知反配流者亦十八九道路冤之監察御史袁恕己劾奏其事則天初令璹與恕己對定又尋令罷推俄拜地官尚書歲餘轉冬官尚書仍西京留守長安中累表乞骸骨制聽致仕進爵為伯遇官名復舊為工部尚書神龍元年卒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謚曰成弟班少好學以勤苦自立舉明經累除定汴滄虢豳等五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轉秦州刺史以善政有聞璽書褒美賜絹百匹神龍元年

累封宣城郡公三遷太子詹事仍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舉事不法班前後上書進諫今載四事其一曰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箴大夫進謀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夫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所以驗於今伏惟殿下睿德洪深天姿聰敏近代成敗前古安危莫不懸鑒在心動合典禮臣以庸朽濫居輔弼虛備耳目叨預股肱輙薦塵露庶裨山海伏以內置作坊工巧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輕重因為詐偽有玷徽猷臣望並付所司以停宮內造作如或要須役造猶望宮外安置庶得工匠不於宮禁出入

其二曰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劒環珮以過魏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劒珮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遺我賊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籍務以簡素為貴皇王政化皆以菲薄為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浮奢臣愚猶望損之又損之居簡以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其三曰臣聞銀牓銅樓宮闈嚴

秘門閤來往皆有簿歷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或
恐姦僞之輩因此妄爲增減脫有文狀舛錯事理便即
差違且近日呂昇之便乃代署宣勑伏賴殿下睿敏當
即覺其姦僞自餘臣下庸淺豈能深辨真虛望墨令及
覆事行下並用內印印畫署之後𥡴得免有詐假乃是
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
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於志必求諸道有言順於
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探幽洞

徹窮神索隱事之善惡毫釐靡差理有危疑錙銖無爽臣以庸謬叨侍春闈職居獻替豈敢緘默其四曰臣聞聖人不専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冀講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摘句方資審諭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必盡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殿下養德儲闈以端静為務恭膺守器以學業為

先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既習忠孝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經史為先斯乃急務至於工巧造作寮吏直司實為末事無足勞慮臣以庸淺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譴聖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留意經書簡略細事一蒙採納萬殞無辭尤降儲明俯矜狂瞽疏奏太子雖稱善竟不悛革太子敗詔遣索其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其切直時宮臣皆貶黜唯班擢拜右散騎常侍歲餘

遷秘書監睿宗即位累授戶部尚書轉太子賔客先天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拜戶部尚書班與兄璹數年間俱為定州刺史戶部尚書時人榮之開元二年卒年七十四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為已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

史臣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廬陵復位唐祚中興諍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許之太甚荅

曰當革命之時朋邪甚衆非推誠竭力致身忘家者孰
能與於此乎仁傑流死不避骨鯁有彰雖逢好殺無辜
能使終畏大義竟存天下豈不然乎王方慶干城南海
羽翼東宮臺閣樞機無不功濟所謂君子不器者也苟
非文學斯焉取斯璹成都布政始卒不仵相國上章或
否或中且焚明堂而避正殿固諍何多黜唐頌而立天
樞一言非措矧乃妄求符瑞已失忠貞精擇楚茅難裨
過咎不常其德罔畏承羞班規諫有才牧守多善儲幄

之任可謂得人

贊曰犯顏忤旨返政扶危是人難事狄能有之終替武氏克復唐基功之莫大人無以師方慶之才周旋特立瑇也無常班能操執

舊唐書卷八十九

舊唐書卷八十九考證

狄仁傑傳韋機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臣宗萬按唐六典宿羽高山二宮在東都禁苑中又統紀云駕幸東都上遊韋弘機所造宿羽高山等宮秉高臨深有登眺之美乃即勅弘機造高館及成臨幸即上陽宮也據此仁傑之奏是矣但按機傳云造上陽宮時人稱其省功便事則不可云太過矣又云儀鳳中坐家人犯盜爲憲司所劾免

官則機之去位又不由此矣二者未知孰是而通鑑則本仁傑傳或有所折衷歟新書及通鑑均作韋弘機

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竟召還○臣宗萬按談賔錄張易之兄弟貴寵逾分懼不全請計于吉頊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立廬陵王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乘閒屢言之既

召問項則天意乃定御史臺記及吉項傳所載略同新書則以易之問計于仁傑仁傑勸迎廬陵為免禍計若然不惟抹去吉項之論且使仁傑非強李抑武祇為易之兄弟計矣或曰仁傑為易之計正所以為李氏謀也梁公正色立朝雖處危疑之地時伸讜直之言豈肯藉易之輩以行其詭遇哉又按朝野僉載曰則天夢鸚鵡兩翅俱折仁傑云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則兩翅全矣据

此則仁傑之從容奏對可見而勸名中宗豈為易之昌宗地哉司馬光作通鑑故採衆說之可信者存之其大旨則與舊書相合

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為梁公别傳備載其辭○臣宗萬按通鑑考異曰世有狄梁公傳其辭鄙誕殆非邕所為其言曰陛下將欲繼統非廬陵不可餘非臣所知是時睿宗為皇嗣若仁傑請以廬陵王繼統則是勸太后廢立也此未可

信按中宗於永隆元年為皇太子弘道元年高宗崩受遺詔即帝位天后臨朝稱制嗣聖元年廢帝為廬陵王立相王為帝是廬陵為高宗所立之皇嗣受高宗所遺之帝位非廬陵不可繼統即有相王何嫌于廢立仁傑此言所以正君臣之分明兄弟之倫全母子之情侃侃而談何可厚非且仁傑匡復之言史官不能備載而李邕別撰之舊書載此者良以正史之不備者當於別傳求之乃斥為鄙誕何耶

舊唐書卷八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趙希濬

舊唐書卷九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

王及善　杜景儉　朱敬則　楊再思

李懷遠子景伯景伯子彭年附　豆盧欽望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附

王及善洺州邯鄲人也父君愕隋大業末并州人王君

廓掠邯鄲君愕往說君廓曰方今萬乘失御英雄競起

誠宜撫納遺甿保全形勝按甲以觀時變擁衆而歸真
主此富貴可圖也今足下居無尺土之地守無兼旬之
糧恣行殘忍所過攘敚竊為足下寒心矣君廓曰計將
安出君愕為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乃
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
餘人来降拜大將軍頻以戰功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
衛將軍從太宗征遼東兼領左屯營兵馬與高麗戰於
駐蹕山君愕先鋒陷陣力戰而死太宗深痛悼之贈左

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及善年十四以父死王事授朝散大夫襲爵邢國公高宗時累遷左奉裕率孝敬之居春宫因宴集命宫官擲倒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謝而遣之高宗聞而特加賞慰賜絹百匹尋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謂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横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俄以病免尋起

為衛尉卿垂拱中歷司屬卿時山東饑及善為廵撫賑給使尋拜春官尚書秦州都督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老病請乞致仕加授光禄大夫後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則天謂曰邉賊反叛卿雖疾病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卧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為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内史時御史中丞來俊臣常以飛禍陷良善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

戮者不可勝計後俊臣坐事繫獄有司斷以極刑則天欲赦之及善執奏曰俊臣兇狡不軌所信任者皆屠販小人所誅戮者多名德君子臣愚以為若不勦絶元惡恐揺動朝廷禍從此始則天納之俄而則天將追廬陵王立為太子及善贊成其計及太子立又請太子外朝以慰人心則天從之及善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時張易之兄弟恃寵每内宴皆無人臣之禮及善數奏抑之則天不悦謂及善曰卿

既高年不宜更侍遊讌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病請假月餘則天都不問之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得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三上不許聖歷二年拜文昌左相旬日而薨年八十二廢朝三日贈益州大都督謚曰貞陪葬乾陵

杜景儉冀州武邑人也少舉明經累除殿中侍御史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即欲視事又鞭笞僚吏將以示威景儉謂曰公

雖受命為此州司馬而州司未受命也何藉數日之祿
而不待九重之旨即欲視事不亦急耶嗣業益怒景儉
又曰公今持咫尺之制真偽未知即欲攬一州之權誰
敢相保揚州之禍非此類耶乃叱左右各令罷散嗣業
慙赧而止俄有制除嗣業荆州司馬竟不如志人吏為
之語曰錄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景儉由是稍
知名入為司賔主簿轉司刑丞天授中與徐有功來俊
臣侯思止專理制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来侯

者必死纍遷洛州司馬尋轉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

曰卿真宰相也延載初為鳳閣侍郎周允元奏景儉黨於李昭德左遷秦州刺史後累除司刑卿聖歴二年復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多陷賊中及事定河内王武懿宗將盡論其罪景儉以為皆㫁驅逼非其本心請悉原之則天竟從景儉議歲餘轉秋官尚書坐漏洩禁中語左授司刑少卿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子澄頗以文藻著名官至鞏縣尉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門標六闕州黨美之敬則倜儻重節義早以辭學知名與三從兄同居財産無異又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聞而召見與語甚奇之將加擢用為中書舍人李敬玄所毁乃授洹水尉長壽中累除右補闕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至是既漸寧晏宜絶告密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

門張公室弃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
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
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況鋒
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寛泰潤之以淳和八風
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泰既不然淫虐滋甚往
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
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
一說効一奇唯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

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眄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劒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之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

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兹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

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咼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怗愉之辭流曠蕩之澤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善之長安三年累遷正諫大夫尋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為張易之兄弟所誣構將陷重辟諸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申理曰元忠張說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豈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減死四年以老疾請罷知政事許之累轉冬官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為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

此神龍元年出為鄭州刺史尋以老致仕二年侍御史冉祖雍素與敬則不協乃誣奏云與王同皎親善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洎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步從而歸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又嘗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雅有知人之鑒凡在品論者後皆如其言景龍三年五月卒于家年七十五敬則嘗採魏晉以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又以前代文士論廢五等者

以秦為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論曰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為秦之失予竊異之試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横流揚薰風以高扇流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華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叅於前其於進趨也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

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絡徧於城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弑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壓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為上奪攘投會者為能

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鬬七雄苛刻繁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背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因舊交孫臏喪足於龎涓張儀得志于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玄風掃地至盡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徳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

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綿深懼巳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懐天地之量算財不足以分賞論地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失其國鼂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

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覇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畧也是齊晉以逆禮爲懟吳楚以犯上非娓釁由教起其所由来遠矣自此之後雜覇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黄初不能深謀遠慮紓觀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埀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闚周室介馬汾隰而

逐翼侯而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當時賢者是之敬則知政事時每以用人為先桂州蠻叛薦裴懷古鳳閣舍人缺薦魏知古右史缺薦張思敬則天以為知人睿宗即位嘗謂侍臣曰神龍已來李多祚王同皎並復舊官韋月將燕欽融咸有褒贈不知更有何人尚抱冤抑吏部尚書劉幽求對曰故鄭州刺史朱敬則往在則天朝任正諫大夫知政事忠貞義烈為天下所推神龍時被宗楚客冉祖雍等誣構

左授廬州刺史長安年中嘗謂臣云相王必膺期受命當須盡節事之及韋氏簒逆干紀臣遂見危赴難翼戴興歷雖則天誘其事亦是敬則先啓之心今陛下龍興寶位兇黨就戮敬則尚銜寃泉壤未蒙昭雪况復事符先覺誠即可嘉睿宗然之贈敬則秘書監謚曰元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舉明經授玄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速去勿作聲恐為

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盜者齎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延載初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初轉鳳閣侍郎依前同平章事兼太子右庶子尋遷内史自弘農縣男累封至鄭國公再思自歷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然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

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長安末昌宗既爲法司所鞫司刑少卿桓彥範斷鮮其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効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竟以復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爲長社令朝士尤加嗤笑再思爲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

少卿同休嘗奏請公卿大臣宴于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内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却披紫袍為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又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長安四年以本官檢校京兆府長史又遷檢校楊州大都督府長史中宗即位拜戸部尚書兼中書令轉侍中以宫寮封鄭國公賜實

封三百戶又為冊順天皇后使賜物五百段鞍馬稱是
時武三思將誣殺王同皎再思與吏部尚書李嶠刑部
尚書韋巨源並受制考按其獄竟不能發明其枉致同
皎至死罪衆寃之再思俄復為中書令吏部尚書景龍
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其年薨贈特進并州
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恭子植植子獻並為司勳員外
郎再思弟季昭為考功郎中溫玉為戶部侍郎
李懷遠邢州柏仁人也早孤貧好學善屬文有宗人欲

以高蔭相假者懷遠竟拒之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為假蔭求官豈吾本志未幾應四科舉擢第累除司禮少卿出為邢州刺史以其本鄉固辭不就改授冀州刺史俄歷揚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又授同州刺史在職以清簡稱入為太子左庶子兼太子賓客歷遷右散騎常侍春官侍郎大足年遷鸞臺侍郎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加銀青光祿大夫拜秋官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賜爵平鄉縣男長安四年以老辭職聽

解秋官尚書正除太子左庶子尋授太子賓客神龍初除左散騎常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趙郡公特賜實封三百戸俄以疾請致仕許之中宗將幸京師又令以本官知東郡留守懷遠雖久居榮位而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欵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神龍二年八月卒中宗特賜錦被以充歛輟朝一日親為文

以祭之贈侍中謚曰成子景伯景伯景龍中為給事中又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為廻波辭衆皆為謟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廻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悦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景雲中累遷右散騎常侍尋以老疾致仕開元中卒子彭年彭年有吏才工於剖析當時稱之開元中歴考功員外郎知舉又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天寶初又

為吏部侍郎與右相李林甫善慕山東著姓為婚姻引就清列以大其門典銓管七年後以贓污為御史中丞宋渾所劾長流嶺南臨賀郡累月渾及弟恕又以贓下獄詔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南康郡天寶十二載起彭年為濟陰太守又遷馮翊太守入為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十五載玄宗幸蜀賊陷西京彭年没於賊脅授偽官憂憤忽忽不得志與韋斌相次而卒及剋復兩京優制贈彭年為禮部尚書

豆盧欽望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通隋相州刺史南陳郡公祖寛即隋文帝之甥也大業末為梁泉令及高祖定關中寛與郡守蕭瑀率豪右赴京師由是累授殿中監仍詔其子懐讓尚萬春公主高祖以寛曽祖萇魏大和中例稱單姓至是改寛為盧氏貞觀中歷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封芮國公永徽元年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定又復其姓為豆盧氏父仁業高宗時為左衛將軍欽望則天時累遷司賔卿長壽二年代宗

秦客為內史時李昭德亦為內史執權用事欽望與同時宰相韋巨源陸元方蘇味道杜景儉等並委曲從之證聖元年昭德坐事左遷涪陵尉則天以欽望等不能執政又為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欽望附會昭德罔上附下乃左遷欽望為趙州刺史韋巨源自右丞為鄜州刺史陸元方自秋官侍郎為綏州刺史蘇味道自鳳閣侍郎為集州刺史其年欽望入為司禮卿遷秋官尚書封嶲國公出為河北道宣勞使俄而廬陵王復為皇太

子以欽望爲皇太子宫尹聖歴二年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授太子賔客停知政事中宗即位以欽望宫寮舊臣拜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兼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兼中書令知兵部事監修國史欽望作相兩朝前後十餘年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皆專權驕縱圖爲逆亂欽望獨謹其身不能有所匡正以此獲譏於代神龍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景龍五年五月表請乞骸不許十一月卒年八十餘贈司空并州大都督

謚曰元賜東園秘器陪葬乾陵則天時宰相又有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並有名績

張光輔者京兆人也少明辯有吏幹累遷司農少卿文昌右丞以討平越王貞之功拜鳳閣侍郎知政事永昌元年遷納言旬日又拜内史皆有名其年洛州司馬房嗣業洛陽令張嗣明坐與徐敬業弟敬真陰相交結敬真自流所繡州逃歸將北投突厥引虜入寇途經洛下嗣業嗣明二人給其衣糧而遣之行至定州為人所覺

嗣業於獄中自縊死嗣明與敬真多引海内相識冀緩其死嗣明稱光輔征豫州日私説圖讖天文陰懐兩端顧望以觀成敗光輔由是被誅家口籍沒

史務滋者宣州溧陽人累至内史天授中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左鷹揚將軍虔通並為侍御史來子珣誣以謀反誅又於盱眙毁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初務滋素與行感周密意欲寢其反狀則天怒令俊臣鞫之務滋恐被陷

刑乃自殺

崔元綜者鄭州新鄭人也祖君肅武徳中黄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中累轉秋官侍郎長壽元年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元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好潔細行蕙辛不歴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此故人多畏而鄙之明年犯罪配流振州朝野莫不稱慶尋赦還復拜監察御史中宗時累遷尚書

左丞蒲州刺史以老疾致仕晚年好攝養導引之術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者豫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延載初累轉左肅政御史中丞俄除鳳閣鸞臺平章事嘗與諸宰臣侍宴則天令各述書傳中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為語有指斥糺而駮之則天曰聞此言足以為誡豈特將為過耶證聖元年卒贈貝州刺史則天為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為榮

史官曰王及善在孝敬東宫誠能奉職當俊臣下獄力諫除兇是憂濫及賢良而欲明彰羽翼興復之志不謂無心杜景儉五刑有濫濟活為心四氣不和歸罪在已則天謂曰真宰相然奈柔順李昭德不無吐剛之過也朱敬則文學有稱節行無愧諫諍果決推擇精真苟非洞鑒古今深識王覇何由立其高論哉惜乎相不得時矣楊再思佞而取貴苟以全身掩不善而自欺謂無十目十手也李懷遠名不苟於假蔭貴不衒於故鄉無改

陋居常秉劣駟亦一時之善矣然匪躬之道未之聞也豆盧欽望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或有片言非無小善登于大用可謂具臣

贊曰及善奉職非無智力景儉當權不謂不賢雄丈高節少連為絶守道安貧懐遠當仁欽望之屬片善何足蹈媚再思袛宜遄速

舊唐書卷九十

舊唐書卷九十考證

王及善傳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新書魏州

杜景儉傳聖曆二年復拜鳳閣侍郎○新書元年則天本紀神功元年 臣宗萬 按杜景儉新書作景佺蓋實錄以草書致誤新紀表傳因而承之故通鑑從舊書也

舊唐書卷九十考證